

西周青铜铭文时空叙事形态

李巍

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中国

【摘要】西周青铜铭文是中国早期相对比较成熟的叙事形态, 其时空叙事逐渐走出洪荒, 并呈现多重维度。时间叙事方面, 既有“以时系事”的历时性叙事, 又“以事衍时”的历史性叙事, 还有按照家族族谱或者王朝世系叙事的谱牒记事; 空间叙事方面, 物理空间、方位空间、秩序空间叙事视野宏阔, 拉开了空间场域, 反映了西周分封制、宗法制的内容特点; 西周铭文叙事时空交错转换, 变化灵活, 标志着西周时期时空叙事意识的自觉, 为后代史学叙事、文学叙事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青铜铭文; 时间叙事; 空间叙事; 西周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24YJA751014)

1. 引言

中国传统叙事以时间和空间为轴, 铺陈情节、展现事件发展脉络, 这一特质根植于历史叙事传统。清代章学诚“古文必推叙事, 叙事实出史学”[1]的论断, 深刻揭示了叙事与史学的紧密关联。然而, 在史学形成之前, 西周青铜铭文已发展为相对成熟的叙事载体。黄公渚先生在《周秦金石文选评注》中指出, 金石文字多出自太史之手, 立言有史法, 故而能够流传久远, [2]充分肯定了其文献价值。作为最为可信的史料, 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日趋成熟与繁复, 正如傅修延在分析先秦叙事传统形成时所言, “铭文中叙事要素逐渐告别朦胧, 对时间空间的表述趋于规范和清晰。”[3]由此可见, 西周青铜铭文堪称中国早期叙事的源头, 其时间和空间叙事已摆脱混沌状态, 整体雏形日益清晰。基于“有秩序的记述即为叙事”的原则, 本文将从时空维度深入剖析西周铜器铭文, 探究其独特的时空叙事特征。

2. 西周青铜铭文时间叙事形态

时间具有纵向的、流动的、历时性的线性美特征。[4]叙事是对历史的记载, 人事顺时推移, 故事先后呈现, 通过时间链将事件过程、来龙去脉叙事清楚, 形成一个完整的记事整体, 历时性是西周青铜铭文叙事的基本特征。

2.1 以时系事

古人认为, 在特殊之“时”, 总有大事发生, 也即发生适合天时之事。反之, 某惊天动地的大事总是发生在特殊之“时”, 因“时”而生。“事”是“时”之“事”,

“时”是“事”之“时”, “时”与“事”相互生发、相互依存。对此, 晋代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云: “记事者, 以事系日。以日系月, 以月系时, 以时系年, 所以纪远近, 别同异也。”[5]史家依日、月、时、年等“时”叙事是史家的叙事传统。虽然铭文叙事与史家叙事有差异, 但“以时系事”是基本的时间叙事形态。

在西周之前, 商代甲骨卜辞采用干支计时的方式, 并辅以“月”“年”“祀”计时, 用法和形式多样。其中“某日(干支)卜……某月(月序)”这种文前记日、文末记月格式比较普遍, 西周初年干支记事的方式仍有遗存。目前所能确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为《利簋》, 其器底部铸有铭文4行32字, 内容为: “珷征商, 唯甲子朝, 岁鼎。克昏, 夙有商。辛未, 王在管师, 赐右史利金, 用作公宝尊彝。”[5]该铭文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述了两件事情, 一件甲子日武王征商, 势如破足, 一举攻破商纣都城; 另一件事为辛未日, 也即武王克商后的第八天, 武王重奖右史利, 赏赐其若干铜材, 利用所赐之铜铸造了此件宝器。

西周以后, 记时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以干支和月相配合计时。用月相来标记某一月份的某一特定时段, 明确此日在月中的确切位置, 时间标记更加准确, 这是周代历法的一大创造。周人所用的月相术语, 主要有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 按王国维“四分说”, 初吉指一月中的一日至七、八日, 既生霸指八、九日至十四五日, 既望指十五六日至二十二三日, 既死霸指二十三日

以后至于晦。此外还有旁生霸、旁死霸，指临近既生霸或既死霸的时间。从西周前期开始，以“年+月+日”计时的方式逐渐固定，并辅以月相盈亏变化来记事，逐渐形成“年+月+分（月相）+日+事”的记事方式，形成月相体叙事模式。如：西周早期《献簋》：“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令厥臣献金库，对朕辟休。”[5]再如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盘铭》：“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5]铭文开头，年、月、月相、日等全部呈现，而后记述了虢季子白因率领军队战胜猃狁立下赫赫奇功，受到时王的褒奖，为了铭记此事而铸此重器。用月相辅助记时记事，表明西周时期对时间的体认更加清晰，对事件的叙事更加详细。按照时序叙事，将一系列事件镶嵌在时间网格之中，娓娓道来，有条不紊，标志着中国古代时间叙事意识的自觉。

叙述比较繁复的当属西周晚期夷王世《多友鼎铭》：“唯十月，用玁狁方兴，广伐京师……武公命多友率公车，羞迫于京师。癸未，戎伐筍，祖俘，多友西追。甲申之晨，搏于……又搏于龚……追搏于世……至于杨豕……多友迺献俘馘讯于公。武公迺献于王……丁酉，武公在献宫。迺命向父召多友，迺延于献宫。……多友敢对扬公休，用作尊鼎。”[5]此铭文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西周与猃狁部族的一次战争。猃狁侵了犯国之京师，周王下令让武公派人应战，武公命多友出兵，事情按照时间线性依次展开。中间又穿插猃狁侵犯筍地的插曲，而后有了多友四处迎敌，双方分别战于鄠、龚、世、杨豕等地，战果显赫。多友献俘于武公，武公将之献于周王，周王赏赐武公，武公赏赐多友，多友铸鼎铭记。事件按照内部逻辑链条依次展开，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编织全篇，条理清晰，详实不乱，体现了西周铭文以时系事的叙事艺术。

2.2 以事衍时

此类铭文前后都未出现具体时间信息，叙事过程中主要表现事件各环节之间的关联与连锁反应，有时亦表现为塑造人物形象而进行的有意安排，有时亦或仅仅是事件自然而然依时的进展生发。如西周早期《令鼎铭》：“王大耤农于淇田，饬，王射，有司暨师氏、小子佺射，王归自淇田，王驭濂仲仆，令暨奋先马走，王曰：令暨奋，乃克

至，余其舍汝臣十家。王至于濂宫，令拜稽首，曰：小子乃学，令对扬王休。”[5]该铭文记述了三件事，先简要叙述了周王与臣属耕田而后射箭活动。随后，铭文详细叙述了周王与臣属归途中打赌之事。周王看见令和奋走于马前，就做了谁先于马就赏赐谁的承诺。最终令先到，周王依诺对其进行了赏赐。通过连续发生的两件事情的叙述，一个亲民和蔼、信守承诺的君王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西周晚期《禹鼎》：“呜呼哀哉！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迺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咻怙，弗克伐鄂。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车百乘、厮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唯西六师、殷八师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零禹以武公徒驭至于鄂，敦伐鄂，休，获厥君驭方。”[5]该铭文叙事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争。初期，鄂侯驭方率领南淮夷、东夷发动叛乱，一举攻下西周南方和东方的诸侯国后，又转攻西周腹地历内。西周夷王义愤填膺，命令西六师、殷八师平定叛乱，务必赶尽杀绝。面对鄂侯军勇猛之势，西周军充满恐惧，战事进入胶着状态。在此紧急关头，武王派叔向父禹率领军队偷袭敌人后方，叔向父禹与西周军夹击鄂侯，并将其活捉，西周军大获全胜。此为夷王时期非常著名的一场战争，因此并未说明具体作战时间。铭文用了很多笔墨来叙事战争的波澜曲折，激烈的战况。在对战事曲折进程叙事中，凸显情况的危机，战事的激烈，时间的紧迫，处处以“事”来凸显“时”的重要。鄂侯反叛之时，西周军恐惧之时，战事吃紧之时，叔向父禹率军助力之时，乃至西周军大获全胜之时，战事进展中的每个关键节点都凸显了“时”重要性。此类铭文，“时”虽未出现，但“时”与“事”融为一体，“事”随“时”移，“时”因“事”生，“事”构成“时”的重要元素，推动“时”的发展变化。

2.3 谱谍记事

此类铭文亦未出现具体时间，但是在铭文中反复出现家族族谱或者王朝历代世系，从而将故事事件串联起来，其间前后逻辑层次清晰可见。如西周晚期宣王时期《速盘》：“速曰：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哲厥德，夹召绍文王武王达殷……匍有四方……；零朕皇高祖公叔，克速匹成

王……；零朕皇高祖新室仲……会绍康王，方怀不廷；零朕皇高祖惠仲盩父，……用会昭王穆王……；零朕皇高祖零伯，……用辟恭王懿王；零朕皇亚祖懿仲，匡谏谏克，匍保厥辟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零朕皇考恭叔，……享辟厉王；速肇纂朕皇祖考服，……肆天子多赐速休……谏辟四方。”

[5]铭文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单氏家族从单公到单速8代人辅佐周王室12位天子征战、理政、服夷、经营四方等显赫事迹，彰显了单氏家族的丰功伟绩和家族地位。速氏家族高祖“单公”威武英明，辅佐文王、武王讨伐殷商，辅佑四方诸侯，建立了周王朝，军功卓著；辅佐成王一朝的高祖“公叔”，承受大命，管理国家，制服蛮荒，安定天地；侍奉康王的“新室仲”，沉稳英明，安远善近，辅佐康王，四方来朝；辅佐昭王和穆王两朝高祖“惠仲盩父”，经营四方，征伐荆蛮；任职于恭王、懿王两朝的“零伯”仁慈明智，勤勉做事；辅佐孝王的祖父“懿仲”直言规劝，辅国有方，有成就于周邦；辅佐周厉王的“恭叔”严肃谨慎，恭敬其事；自己（单速）则继承先祖先父之职，辅佐当朝天子处理日常政务，并担任管理山林事务，勤勉执政，兢兢业业，深受时王青睐奖赏。单氏家族史通过历代先祖的赫赫功绩串联成线，西周王朝的历史由于历代周王世系的出现轮廓清晰可见。此类铭文有着史家记事的特点，文简要约，条理清晰，宛如一本浓缩的断代史或者家族史。

再如《史墙盘铭》，上半部分称颂微氏家族所经的七代周王的主要业绩和功德，文王治理国家崇尚“和”之理念，受命于天，受到邦国敬奉；武王挾殷、抵御外方流寇、驱除东方蛮夷；成王肇彻周邦，整肃纲领法纪，开规范执政先河；康王聪明睿智，授权垦荒拓土，扩展疆域；昭王征伐荆楚，南北政治从此贯通；穆王广纳谏言，推行统一法令；当今天子（恭王），谨守祖训，有文武遗风，功名远扬，业绩显赫，休兵偃戈，天下太平。下半部分追述了微氏高祖、微史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五代祖先累事周室，世代为周官的史实，也叙述了史墙本人的事迹。垂扬后世、树碑立传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尊崇王室、礼敬先祖是西周时期的思想共识，因此在叙事之时，追述历代先王的宏图伟业与不世之功和历代先祖的品行德操与辅政之功，成为叙事的基本内

容，也成为叙事的基本理路。时间从古到今，国家发展与家族荣耀融合一起，紧密联系，水乳交融，呈现出家族史与国家史相融相成的特色，是谱牒叙事方式的一大特色。

3.西周青铜铭文空间叙事形态

空间是人类对生命世界的观察、感知和体验，是人类文化诞生的摇篮。亘古有序的穹宇，苍茫无际的大地，是人类首先感知的空间存在。空间又与人类社会紧密相连，世间秩序是空间秩序的仿制品。《易经·贲》中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人文”是对“天文”的推导，是对天上秩序的重建。叙事离不开人类活动的空间场域，也缺少不了对空间场域的感知。青铜铭文是因祭祀或某大事而作宝鼎，并将所铸宝鼎藏之庙堂，供人瞻仰，子孙永享。祭祖求福的宗族庙堂、铸鼎铭功的空间场域、礼制活动的固定场所、时间发生的地理空间，乃至鬼神祖先的虚拟空间、众人见证的特殊场景、庄严肃穆的场面等都构成了西周青铜铭文叙事的空间场域。

3.1 物理空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7]祭祀和战争是国家中至为重要的大事。西周青铜铭文叙事发生的物理空间场域多存在于册命赏赐类和战争类铭文中。册命赏赐类铭文中高频出现太室、“庙”或“太庙”等地名。“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8]宗庙的功能极其重要，而太室属于宗庙建筑中某宫的一部分，往往是天子册命或赏赐的场所。如《颂簋》：“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太室。”[5]《扬簋》：“王在周康宫，旦，格太室，即位。”[5]《牧簋》：“王在周，在师汙父宫，格太室，即位。”[5]赏赐类铭文如《京叔彝》：“王格于太室，穆公入右，立中廷，北嚮。”[5]《即簋》：“王在康宫，格太室，定伯入右即。”[5]“庙”或“太庙”也常用于祭祀或册命。如《免簋》：“唯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太庙，邢叔右免，即命，王授作册尹书，俾册命免。”[5]周王在太庙册命免为掌管粮食的官吏，并赏赐其红色的蔽膝，勉励其尽忠职守。再如西周晚期《元年师簋》：“唯王元年四月既生霸，王在咸应，甲寅，王格庙，即位。”[5]《同簋》：“王在宗周，格于太庙。荣伯右同，立中廷，北嚮，王命同。”[5]《师酉簋》：“唯王元年正月，王在吴，

格吴太庙。公族釐入右师酉立中廷。”[5]

战争类铭文中物理空间从未缺席。如《虢仲盃》：“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夷。”[5]《竞卣》：“佳白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5]《小臣諫簋》：“唯十又二月，遣自师，述东，伐海墉，雩厥復归在牧师”[5]武王伐纣，建立周朝，势力扩展到整个黄河流域。随即封土建君，分封诸侯，最终建立起“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的政治局面。在空间上，王朝则按照地理位置的重要远近，层层分封，跳跃式推进。正是在这种层级式的政治分封和跳跃式的空间扩散中，西周王朝逐渐建构起以都城为中心的网状体系群落。而战争则是周王朝与屏藩周的诸侯国、乃至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干戈，方位叙事拉开了空间场域，视野广阔，建构起一个宏放博大的空间世界。

3.2 方位空间

方位空间叙事主要体现在一些涉及土地划分问题的铭文中。土地在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西周青铜铭文中有关土地划分与归属问题逐渐增多，方位空间场域叙事越来越强化。西周早期铭文中出现了区域的划分，如《亳鼎》：“公侯易（赐）亳杞土、麋土、禾、禾，亳敢对公仲休，用作尊鼎。”[5]铭文叙述了公侯将杞和麋两地的土地、和两地的禾稼赏赐给亳之事，所叙地点比较简略，位置比较宽泛。到了西周中期，关于地理区域划分的铭文逐渐增多，叙事也更为详尽。如《同簋》：“王命同：左右吴大父司场、林、虞、牧。自溥东至于河，厥朔至于玄水，世孙孙子左右吴大夫，毋汝有闲，敢扬天子厥休，用作朕文考惠仲尊宝簋。”[5]铭文叙述了周王命令同辅佐吴大夫管理场圃、山林、泽虞和牧地，具体掌管范围为两条河流之内，从澧水向东至于黄河，其北方至于玄水。以两水为界划分出委任管理照管的王室田产疆域，表现出较为清晰的空间叙事意识。如恭王时期的《五祀卫鼎》，该铭文叙述了裘卫和邦君厉交易土地的经过，经过实地勘察、划定边界、当场给付、设宴迎接、赠送礼物等过程和仪式，其中邦君厉用土地四田交换裘卫的五田，最终勘定的边界为：“厥朔疆逮厉田、厥东疆逮散田，厥南疆逮散田，暨政父田，厥西疆逮厉田。”[5]给裘卫的田北面与厉田交界，东面与散田交界，南边与散田和政父田毗邻，

西面与厉田接壤。按照顺时针的方式进行叙事，地域边界清晰，方位叙事意识非常明显。西周晚期的《散氏盘》[5]，涉及疆域划分的叙事则更为准确。该铭文叙事了古矢国与古散国因土地纠纷而发生的战争，矢国侵犯散国边界，双方交战，矢国以割地赔偿告终，双方立下契约。铭文详细叙述了田地的四至及封界，以一个定点为中心，分别叙述了东、南、西三个方向的界限，土地疆域在叙事上进行方位化处理，空间意识得到强化与确认。这种按照顺时针叙述方位的方式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方位叙述顺序。

3.3 秩序空间

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上帝神是殷商时人至上之神，神灵崇拜是整个殷商文化的中心。周革殷命后，西周虽然信仰多元，但是神灵崇拜依然存在，天与上帝仍是冥冥之中的存在，君权神受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如《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5]《何尊》：“肆文王受命”[5]。在祭祀天地、先祖等重要时刻以及迁都等重要场合往往反复申说周朝敬受天命之事，衬托出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与尊严。

周王、周公等往往借助“天命神权”进行册命或者训诰，如同登高一呼，明灯引照，语气坚决，不容抗拒，体现君权神授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在西周时期铭文结尾频繁出现的“对扬王休”“对扬天子休”“对扬皇君休”等一系列“对扬”语句可以看出。“对扬”接受上级各种奖励赏赐时答谢之语、祝福之词，在典礼仪式之中或者之后叙述“对扬”话语，彰显了典礼仪式与神权紧密联系的皇权，这看似“画蛇添足”的叙述，却将作器者受到神权的庇佑、身份地位得到了皇权认可等内容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周是宗法制社会，宗法制度的核心是血缘关系，根据亲属远近分配国家权力。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家族意识浓缩在青铜铭文之上，体现为对祖先的颂扬和对子孙的祈福，进而彰显自己乃至子孙后代的合法性。西周人对先祖有着无比虔诚崇敬的情怀，在青铜铭文中进行热情颂扬与赞美。如《大克鼎》：“穆穆朕文祖师华父，聪厥心，宇静于道，淑哲厥德，肆克恭保厥辟恭王，谏辞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口于皇天，于上下，得纯亡愆，赐赉无疆，永念于厥孙辟天子。”[5]这类追颂先祖类铭文一般

先追述历代先祖的德行与功绩，赞美祖先实质是欲以祖先名望光耀门楣，昭示自己特殊的身份地位，自己继承祖业的合法性，并希望传遗后世。在政治上，诸侯依据宗族分封制度，维系一种垂直的关系；在叙事上，周王、祖先、自身、宗子这一链条由于西周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信仰而形成立体的垂直叙事空间，反映了西周人的尊祖意识以及功利观念。

3.4 空间转换

空间转换主要指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变换与衔接，场景的描绘往往具有同时性，而不同场域之间的转换则是在推进事件发展的同时带来叙事画面的流动感。西周青铜铭文叙事往往将宏观的空间布局与具体微观事件叙事相结合，从而产生首尾关合的艺术效果。最典型的铭文当属《晋侯苏钟铭》，其铭文如下：“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遯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三月旁死霸，王至于，分行。王亲令晋侯苏……。晋侯苏折首百又廿……。王至于城，王亲远省师。王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位南嚮，亲命晋侯苏……。王至，淖淖列列夷出奔。王命晋侯苏率大室小臣车仆从，逋逐之……。王唯返，归在成周。公族整师宫。六月初吉，……王格太室，即位，……召晋侯苏，……。庚寅，旦，王格太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亲赉晋侯苏秬鬯一卣，……子子子孙永宝兹钟。”[5]

《晋侯苏钟》为西周晚期厉王时器，整篇铭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铭文开头，叙述厉王巡视国南国、宗周、成周等地情景，为后面战事作铺垫。本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场景不断转换。第二部分，转入战争叙事，叙述不同空间场景进行的一场场战争。厉王在与晋侯苏分行，晋侯苏讨伐夙夷，战事激烈，战果卓著；接着镜头又转入厉王至于城，亲远省师的场景描绘，舟车劳顿远道而来犒劳军队的场景如在眼前。以上花开两处，分笔叙事，描述同一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空间场景事情的进展情况。厉王到达晋侯苏军队后，厉王下车，南向，命晋侯苏征伐城。此处又转换为同一空间场景的线性叙事。我们可以想象晋侯苏师阵容严整、军姿威武、严阵以待的情景，也可以感受到厉王发号施令时的容止威仪和神

圣威严的气氛。随后晋侯苏率军征讨，所向披靡，厉王随之而至，又命苏师追逐逃逸军队，战果无数。战事结束后周王整顿军队返回成周。在战事叙述过程中，根据厉王和战事空间场景的变换时而分叙时而合叙，跳跃腾挪，跌宕起伏。第三部分，按照时间序列叙述厉王到达成周后在六月初吉戊寅和丁亥在太室对晋侯苏进行的两次赏赐，晋侯苏作钟以谢周王，并向祖先祈求福佑。

整篇铭文以事件为核心，既有同一时间内不同地域、空间场景的分叙，又有同一空间方位内不同时间序列中事件的进展，还有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变换，时空交错，转换灵活，周王的指挥若定与善于用人和晋侯苏的骁勇善战在不同时空转换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4. 结论

其时空叙事，不但呈现序列性的时间叙事形态，还有多元空间叙事场域的变化，以及时空关系的自由转换。西周青铜铭文时空叙事呈现如下风貌：第一，西周时期时间概念比较清晰，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明确，形成了以“年+月+分+日+事”的叙事方式，西周时人开始清晰地记述“过去”，为后代史家“以时系事”的记事方式奠定了基础。第二，西周铭文叙事，时间序列从大到小，在纵横的历史时间序列中推演叙事，既有从古至今的纵向时空叙事，又有同一时空纵横交错的网状叙事，奠定了中国古代的整体时空观和宏大叙事思维。第三，开阔的时间跨度，呈现出事件的连续性与全面性，为后代文学叙事、史学叙事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章学诚. 章氏遗书·上朱大司马论文[M]. 台北：汉声出版社，1973：1371.
- [2] 黄公渚，选注. 周秦金石文选评注[M]. 香港：香港太平书局，1956.
- [3]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59.
- [4] 王诗雨，中国古代艺术时空叙事模式研究[J]. 艺术学界，2023年6月，第29辑，233.
- [5] 吴镇烽主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6] 周振甫，注. 周易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1：81.

-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861.
- [8]许维通, 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M].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9]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416.